

盛夏,人们喜欢喝点饮料以降温,顺便补充一下体内流失的水分。当那凉甜的液体冲进口腔,身心便能立刻轻松惬意起来,让人禁不住想赞美。这些五花八门的饮料,看起来现代时尚,但其在我国宋朝就已存在,而且还相当丰富。

《武林旧事》中,就有对南宋临安城街头上摆卖的各种饮料的记录:“甘豆汤、椰子酒、豆水儿、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香薷饮、五苓大顺散、紫苏饮。”在这些琳琅满目的饮料中,最流行的是,是饮子,又叫熟水,相当于现在的广式凉茶。

细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久住王员外家旅店门侧,有两把撑开的大遮阳伞,伞下

挂有小牌,上书“饮子”和“香饮子”字样,这就是街头卖饮子的小摊。

夏日的饮料,要凉,又要卫生,故而这些水,都是高温煎煮过的,又称熟水。但熟水不是简单的凉白开,它通常是用含有香味的花草煎制的,所以又

## 宋味香饮子

桑飞月

叫香饮子。南宋陈元靓编写的日用百科类书籍《事林广记》中,记载着一些熟水的做法:“夏月凡造熟水,先倾百煎滚汤在瓶器内,然后将所用之物投入,密封瓶口,则香倍矣。若以汤泡之,则不甚香。若用隔年木犀或紫苏之属,须略向火上炙过,方可用,不尔则不香。”

当时常见的饮子有豆

## 不解之缘

吴士华

上影厂位于通往徐家汇中心区的漕溪北路上,上世纪50年代我家曾先后在离它不远的裕德路和漕溪北路居住。回想当年,在漕溪路小学和徐汇中学读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徐厂门前走过。60年代以后,虽然远离这个熟悉的地方去京求学并先后转战大庆、辽河油田工作,直到退休未能回归旧地,但我始终难忘这个“老相识”,经常关注着它的发展变化,每逢出差或回沪探亲,都要到这里转一圈。可以说,我与上影厂之间有着七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细想起来,应该说我与上影厂的缘分渊源主要得益于我的母校徐汇中学。建校迄今已经170多年的徐汇中学名人辈出,文化艺术气息浓重,常年设有合唱团、话剧队、民乐队等文艺社团,活动十分丰富,多年来为上影厂等文艺团体培养、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如著名导演李歇浦、殷歌煌,编剧姜思慎,录音师卢学瀚,演员朱曼芳、黄梅莹等等。其中李歇浦曾经执导了《开天辟地》《燃烧的港湾》《御马外传》等多部优秀影片和电视剧;卢学瀚则是《庐山恋》《陈毅市长》《魔术师的奇遇》《高山下的花环》等多部影片的录音师。徐汇中学与上影厂是相距不远的老邻居,记得在一次校庆文艺晚会上,应邀与会的上影厂著名演员程之、曹铎、关宏达、凤凰等表演了多个文艺节目。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热列掌声。

数十年来我曾经在徐家汇地区和上影厂里见到或接触过不少上影厂著名的老演员,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在徐家汇衡山路、漕溪北路交汇处巧遇上影厂著名老演员魏鹤龄带着小外孙在草坪上玩耍。一次,我上到上影厂看望老同学录音师卢学瀚,在摄影棚里看到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正在导演话剧《雷雨》,他坐在藤椅上对演员讲戏,女主角王丹凤、男主角赵联、夏天等著名演员则在认真听讲排练。“文革”期间,我还曾在厂区内看见王丹凤等演员手持铁锹进行体力劳动……还有一次,在录音棚里看见正在录制音乐片《海上生明月》的男女著名歌唱演员佟铁鑫、关牧村,同时还见到了著名电影演员刘琼、黄宗英、王苏娅和上影乐团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当时,黄宗英已是著名作家,王苏娅则是电影《五朵金花》中金花之一的饰演者。刘琼性格爽朗,十分幽默,与陈传熙谈笑风生,调侃逗乐。另有一次,有幸观看电影《秋瑾》样片试映,其间聆听了著名导演谢晋的讲评。谢导富有宁波乡音的话语富有磁性,给人印象甚深。在上影厂大门口处我还曾见到著名演员“敌情报处长”陈述和著名女演员龚雪。陈述性格活泼,手脚轻捷,骑着自行车绕着花圈逛了那圈。

如今,我和上影厂那些为电影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同学都已年届八旬。祝愿他们幸福安康,盼望上影厂和中国的电影事业再创新的辉煌。

薏苡、紫苏饮、竹叶饮、薄荷饮、二陈饮、桂花饮、香薷饮等。

李清照晚年时在临安,曾喝过豆蔻饮,即豆蔻熟水。“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众人向人多蘼藟,木犀花。”彼时,李清照身体多病,煎服汤药中,不能喝茶,怕解药性,只好把豆蔻连枝带梢地煎来喝豆蔻熟水。

南宋文学家朱弁撰写的文言小说集《曲洎旧闻》中曾写到竹叶熟水:“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种竹,叶稍大于常竹,枝茎细,高者尺许,土人以做熟水。极香美可喜。”新安郡,指的是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流域,这里至今有这么一种特别的竹叶茶,清冽甘醇,馨香无比。

若没新安郡竹,其他的淡竹,貌似也都可以用来做熟水喝。

小时候,我母亲就常用竹叶加薄荷来煮水喝。薄荷与竹,都是院子里种的。做早饭时,将新鲜的叶子采来,顺便煎一碗水,放些白糖,盛出冷凉,待干活回来喝。有时,我们玩累了,回来也会捧着喝上一饮子。

薄荷清涼,深受人们喜爱。一天,在朋友圈见有人说,薄荷叶泡茶感觉没太大味道。于是我给她留言,薄荷需要煎一煎,才能将其内含的凉味儿给逼出来。就像紫苏,隔火烤一烤才能入味儿一样。“若以汤泡之,则不甚香。”这事,《事林广记》中也有讲。说到紫苏熟水,不禁想重点聊一聊,它可是当时的网红饮子。

当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也有这么一个镜头,说是钱塘赵娘子的茶铺中,不光卖茶,新出的紫苏饮子也是一绝。

宋仁宗在位时,曾让翰林院评定过这众多的饮子,结果,紫苏饮子荣获第一,其次是沉香饮子和麦冬饮子。《事林广记》有记述:“仁宗敕翰林定熟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

紫苏饮子的具体做法,可参阅明代高濂在《遵

人们作文和发言,常引用名家名著的话语,以为立论的依据和佐证,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我国古人最常引用的是孔子之言和《诗经》之句,通称“子曰诗云”,现代人所引用的家数很多,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是名人,且常有深刻的见解。

这本不足为奇。但看得多了,就发现一些蹊跷之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专事鲁迅研究的小组,常借解读鲁迅文章的方式来写时评。初读之下,有凭有据,很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但如仔细核对原文,就会发现问题良多。作者不是忠实地阐发鲁迅的文意,而是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法,将鲁迅的文字改造得适合自己的需要。比如,当时因要不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问题,曾引起读书与实践关系之争。这个小组为了批判强调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观点,就借阐释鲁迅《读书杂谈》为由,片面地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说是“在这次演讲里,鲁迅就着重地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阅读’和‘思索’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流于‘空想’”。同时还引用了一句据说是鲁迅原话作为佐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细核原文,却发现不对了。首先,鲁迅这个演讲的主旨是谈读书,谈嗜好的读书和职业的读书,只在文末才谈到读书与实践的关系,并不是作者所说是着重强调实践的意义;其次,“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

生八笺》中的记录:“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修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倾去,将泡过紫苏入壶,倾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大意是,将紫苏叶放在纸上用火烘烤,烘烤时不要翻动它,待有香味时收起。用时,用滚水洗泡一次,然后再把泡过的紫苏放进壶中,倒入滚开水即可。

紫苏在江南乡下很常见,人们烧鱼蒸蟹时常用它来去腥增香。端午节亦会利用其香味驱除蚊虫。看着喜欢,我在阳台上种了一盆,准备到伏天时按照古书上给出的法子做些紫苏熟水来喝。不想,我还没做,《梦华录》中的赵娘子倒抢先一步,算是巧了。

总的来说,宋时的香饮子,基本都是用香草来做的,当比现在的碳酸饮料要健康得多。做一杯香草饮,过一个沁着宋味儿的夏天,想来这应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 引文的真实性

吴中杰

活的书”并不是鲁迅说的话,却是他概括萧伯纳语意的话,而且明确表示,他并不赞同这话,说“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这种篡改文意,无中生有之事,到了网络时代,就更多了。因为网文没有编辑把关,主观随意性就更大些。前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位企业家的演讲稿,在谈他专业的时候,很有见解,娓娓动听,但不知怎样一来,忽而论及鲁迅,说他反对国学,大骂王国维,很不应该。我看了大吃一惊。的确,鲁迅对当时许多国学家是看不起的,因为那些鼓吹国学的人其实不懂国学,所以他写了《估〈学衡〉》一文,找出该刊许多不通的文言破句,指责他们“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凿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还发表《再来一次》,再次揭露提倡文言,反对白话的教育总长章行严,嘲笑他把“二桃杀三士”这个并非僻典中的“三个武士”,解释为“三个读书

人”。但是,他对于真正有学问的国学家,则是很敬重的,如章太炎和王国维。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感情深厚,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证;王国维国学研究成果斐然,鲁迅也十分尊重,他在《不懂的音译》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说鲁迅大骂王国维,真是从何谈起!

但是,离题之事还续有出现。最近,在网上看到流传着一段“鲁迅语录”,说是“中国人从来不怕灾难,不管是多大的灾难,只要是和大家一起倒霉就行,而不深究真相,也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灾难过去后,庆幸自己躲过了,嘲笑别人离去了。最后扔下一句混账话:这都是命”。网上的引文,往往不注明出处,使你无从查证。但这句话显然不是鲁迅所说,因为《鲁迅全集》上没有,不但笔调不像鲁迅的文章,而且有些句子还很费解,如“也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之类。可是,这种假造的“鲁迅语录”,不但流传于网上,而且被引用来写成文章,发表在纸质报刊上,还得到转载,可见其受到重视。

我希望以后报刊乃至网络上的文章,引文都能注明出处,以便查考,也可杜绝假造。



边看边聊



南极天堂湾

江逢源摄

1961年冬,长篇小说《红岩》一经面世,就引起全社会轰动。当时我刚进入和田中学读初中,学校非常重视用革命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当即组织阅读《红岩》的活动。可惜图书馆里藏书不多,于是校方决定在全校开展朗读《红岩》的活动。担任主播的是几位普通话标准、朗读能力较强的语文老师,他们利用晨读和周六的校会课时间,轮流进学校播音室朗读。教我班语文的陈尚愚老师,曾获北区普通话比赛一等奖,是全校公认的“金嗓子”,自然成为活动的骨干。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记得陈老师朗读这本书的第一章时,用了夹带着四川

话的普通话表演重庆街头小报童的吆喝声,绘声绘色地把我们带回到1948年的山城重庆。他吐词清晰,字正腔圆,富有表现力,征服了坐在各个教室里收听广播的师生。接下来几天,老师们朗读了下述内容:江姐奉党的派遣前往华蓥山工作。途中,看到了挂在城头上的丈夫彭松涛的头颅。她强忍悲痛,继续赶路。直到双枪老太婆知道了她已经获悉噩耗后,才放声痛哭。这一章感人肺腑,朗读者动了真情,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同学们屏气凝神,不敢少动。好多女生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就连班上的调皮鬼也低下头来默不出声。

江姐被捕后,在渣滓洞集中营营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的罪行。这一章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陈老师凭借他高超的朗读技巧和感人的演讲魅力,将听众们全部吸引住了。“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江姐这两句名言,陈老师一字一句读得铿锵有力犀利流畅,颇具汪洋恣肆之势,给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课后不少同学模仿老师的语气有表情地复述这两句名言。

整部《红岩》共计30个章节41万字,老师们花费了十几个课时,朗读了全书的主要情节,让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成为一座座丰碑,巍然屹立在我们心间。时过一个甲子,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 七夕会

视频中所描述的量子通信的传输方式吗?

“量子是什么颜色的?”她继续在问。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怎样回答她呢?想了想说:“这个问题阿爹也答不上来,等你长大以后专门研究吧,研究出来以后再告诉阿爹。”“好的,好的。”她不知天高地厚地应答着,一蹦一跳地走开了。

关于量子、量子通信,于我而言,其实也知之甚少;于我孙女而言,她也只是说说而已,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的量子技术处于世界的前列,量子计算的超高速性、量子通信的绝对保密性以及量子精密测量的超高精确性,将为我成为世界强国发挥巨大作用。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量子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但我确信,我孙女这代人一定能享受得到这一科技所带来的美好未来。当然,也许,也会有属于她的一份贡献吧!

孙女今年六岁,因为一段关于量子通信的短视频,她知道了量子,以及对量子通信有了她的理解。这是一篇发布在杨浦图书馆App中的科普文章《通信技术的革命——“墨子号”量子卫星》,其中有一段1分50秒的“什么是量子通信”短视频。那天,我正在看那段视频,视频中的音乐引起了她的兴趣,问我在看什么。我告诉她,正在看量子通信。“什么是量子通信?我也要。”她拿过手机就认真地看了起来。也不知是什么吸引了她,她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次,还欲罢不能。看了一会儿,她问我:“阿爹,量子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她:“量子是物质最小的东西,再也不能分成两半了,就像饼干能分成两半,而量子是不能的。”她皱着眉头说,“如果量子分成两半了呢?”

“那就不是量子了。”我这样回答。

“那是什么呢?”

我正思索着怎样回答,她对我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分成两半就是苹果,是香蕉,反正就不是量子了。”对于这样的答案,我觉得大概意思也差不多,就确认了。“那量子通信是干什么的?”

凭我对量子知识的了解,对她说说:“如果用量子传递我俩的悄悄话,别人永远都听不到。”

“那量子怎样传我们的悄悄话呢?”

根据视频中介绍的量子传递方式,我解释说:“量子是一跳一跳地向前的。”我刚说完,孙女两手作V字状,放在耳朵的上方,双脚并拢,装扮成兔子的样子,一跳一跳地向前跳,边跳边对我说:“阿爹,是不是这样的?”对她这样的理解,我有些惊讶。太形象化了!这不就是短

## 养育